



德军总参谋部

1650-1945年

[德] 瓦尔特·戈利茨◎著
Walter Görlitz
戴耀先◎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NERALSTAB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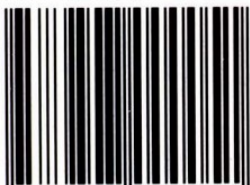
德军总参谋部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NERALSTABES
VON 1650-1945

总参谋部的历史是军事的，但它的未来可能更主要会是经济的和政治的。

总参谋部产生于17世纪德国，主要职能是军事指挥机构。到今天，西方已将其广泛应用于经济领域，普鲁士—德意志参谋部的工作原则，已成为现代世界的流行时尚。1878年，日本成立“参谋本部”，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中国的地志和兵备，为中日甲午战争作准备。

ISBN 7-80700-005-8



9 787807 000051 >

ISBN 7-80700-005-8/E·1

定价：28.00元

陈列类别◇军事类◇军事理论

德军
总参谋部
1650-1945

[德] 瓦尔特·戈利茨◎著
Walter Gönitz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neralstabes

by *Walter Gorlitz*

Copyright © Haude & Spen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
Berli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4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海格立斯贸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德国）安排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03-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军总参谋部 / [德] 瓦尔特·戈利茨 (Walter Gorlitz) 著；

戴耀先 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3.12

书名原文：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neralstabes

ISBN 7-80700-005-8

I. 德... II. ①瓦... ②戴... III. 总参谋部—概况—德国

IV. E516.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第 102677 号

德军总参谋部

作 者：[德] 瓦尔特·戈利茨 (Walter Gorlitz)

译 者：戴耀先

责任编辑：汤万星

装帧设计：第三工作室

责任校对：李 鹏

责任印制：李 兵

印刷装订：北京宏伟印刷厂

读者服务：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日期：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3.25

字 数：310 千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 7-80700-005-8/E·1

定 价：2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汇款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570216

军队领导

有一些统帅，他们不需要任何建议，而是自己审慎权衡，自己定下决心，其幕僚只是负责将其决心付诸实施。但这只是对伟人巨将而言，这种人几乎数百年才出现一个。

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支军队的指挥官总还是少不了咨询。这种咨询通常是一批或多或少的人的共同思考的结果，他们的学识和经验使他们有能力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是在这些人中间，只能有一个人的建议被采纳。军事等级体制必须为下属提供帮助并促进他们的思考……最为不幸的是，统帅自己还要受到监督，每日每时要就其方案、计划和企图进行汇报。因为，在其大本营里要么有一个最高权力派驻的代表，要么背后总拖着一条电话线。这样，任何自主性、任何快速决断、任何大胆的冒险都势必落空，而没有这些，战争将无法进行。

赫尔穆特·冯·毛奇：《论战争准则》

前 言

历史能向我们展示我们熟悉的事物和完全陌生的东西，《德军总参谋部》正是这样一部著作。每当人们提起作者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刊载于每周六《世界报》的“深入历史”专栏，无不为此津津乐道。

尽管我们这些人了解军事，也熟悉德国军事，但对对军事感兴趣的一般读者而言，他们也肯定能从这本书中获得大量最新的和极为重要的信息。对像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这样的普鲁士军事改革者们的伟大传统，我们也是熟悉的，瓦尔特·戈利茨将他们尊为“创始人”是十分贴切的。

然而，这些创始人的遗产——尽管通常发生在非军事领域——常常会受到忽视和冷落。具体说，就是突出纯军事的东西，有意忽视其政治的和社会的内核。由军事、内政、外交、社会和文化所构筑的综合体受到轻视。从专业角度而言，这为德国1945年以前的军事创造了辉煌至极的成就。然而它在政治上却是灾难性的，最终导致军事上的愚蠢和非理智。

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实例是施利芬伯爵的“伟大计划”。从军事上说，它确实称得上一个极富天才的计划；但从政治上，却是一个灾难。因为它的必然结果是将英国拉入德法之战。对德国军事而言，对政治因素的忽视也意味着一种巨大

的，然而自作自受的、难以长期忍受的额外负担。倘若能够对军事和政治的连带关系给以重视，那么军事负担会相应减轻一些。

我们还可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潜艇战中吸取同样的教训。从纯军事角度看，潜艇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政治上却是愚蠢的，因为它挑起了美国对德国的战争。换言之，由于只注重了纯军事的东西，给德国最高军事领导带来了自杀性的结果——将两个大国树为敌人。向与美国作战的墨西哥提供支援，也是极为笨拙的和失策的。

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统治时期的军事独立性，以及他们的“无言专政”中，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倾向的严重后果。自1916年起，帝国已不再由皇帝操纵，也有部分人反对受皇帝控制，可是一战后这些先生们却又偏偏将皇帝召唤出山。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军对政治不闻不问，也只是徒有其表。事实上，它作为“国中之国”是对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的一种削弱。

对于希特勒惟一构成真正威胁的反抗活动来自于军人行列。这种反抗来得太晚了，但总比没有要强。这或许是国防军的光荣历史，但绝非是它的全部，因为它还有另一面——参与，应当说主要是共同进行了对成千上万犹太人的屠杀。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在第三帝国，政治和军事自然也不是分离的，因为对于好战的希特勒来说，军事是他最重要的工具。对他而言——用克劳塞维茨的经典的话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因此，军事岂能是非政治的呢？

联邦国防军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主武装力量，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与旧日传统有着不解之缘，因为联邦德国的新生是与

普鲁士改革者们的遗产紧密相连的。然而，联邦国防军同样也没有剔除这份遗产的政治核心。所谓基础，或者说核心，就是军事、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紧密结合。

联邦国防军的军人不仅是军人，还是公民，是真正的“着军装的公民”。因此，联邦德国的自卫过去和现在只有与他国——大西洋盟国——结盟才是可能的和有前途的。我们拥有盟友，我们希望盟友，我们避免树敌。

在民主国家里，防卫政策是头等的政治。军事对这种政治提供保障，必要时可用做威慑。但威慑对于联邦德国军事来说不是本身目的，同时它从来就不是孤立的。

某些时候人们确实要从历史中学习，了解德军总参谋部的历史是不无裨益的事。

米夏埃尔·沃尔夫佐恩 教授、博士

目录

军队领导 / 1

前言 / 1

第一章 先驱 / 1

——弗里德里希时代普鲁士的军需总监部和侍官总署

第二章 创始人 / 17

——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泽瑙（理想主义时期）

第三章 战争哲学家 / 45

——克劳塞维茨及反革命和革命时期的总参谋部

第四章 伟大的沉默者 / 63

——赫尔穆特·冯·毛奇

第五章 先发制人的战争还是政变 / 93

——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伯爵

第六章 伟大的计划 / 93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

第七章 没有统帅的战争 / 131

——1906~1916年时期的小毛奇和法尔肯海因

第八章 无言的独裁 / 171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 (1916~1918)

第九章 斯芬克斯 / 199

——汉斯·冯·泽克特统帅部与部队局 (1918~1933)

第十章 反战斗争 / 257

——路德维希·贝克与1933~1938年的总参谋部

第十一章 世界末日 / 31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老总参谋部的终结 (1939~1945)

附录 / 395

后记 / 397

主要参阅资料 / 399

译者后记 / 405

第一章 先驱

——弗里德里希时代普鲁士的
军需总监部和侍官总署

提到战史这个概念，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公元前 216 年 8 月 2 日，汉尼拔在普利亚平原奥凡托河畔的坎尼附近，以 5 万人歼灭罗马 8.6 万人的场景；或是 1757 年严寒的 12 月弗里德里希大王在西里西亚的洛伊滕附近，打败占绝对优势的奥地利军队的会战；或者是 1866 年普鲁士在波希米亚取得的改变欧洲面目的柯尼希格雷茨会战的胜利。通常，人们考察战史的基本目的，无非是使过去的战争行动神圣化，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或者是，如果从科学角度考察，弄清每一场战争所犯的错误，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在这里，我们对这种考察战史的方法不感兴趣。因为我们深信，在当今文明世界里，战争作为政治的手段终将被淘汰，尽管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研究一个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十分重要的组织的发展过程像普鲁士 - 德意志总参谋部在半个世纪里所书写的复杂历史需要我们采取一种有别于一般考察战史的形式。进军计划和作战计划以及会战，只能作为考察的框架，重点在于抓住构成军史和战史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

军事制度和作战方法的多种表现形态，无疑是不同政治生活方式、文化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反映。军队的组织形式和

战争观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决定民族和国家历史的伟大思想和经济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产生完全是与欧洲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的社会思想意识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它与30年战争（1618~1648）末各封建王朝相继组建常备军之风的盛行有密切关系。普鲁士总参谋部形式的逐步完善，以及在普鲁士改革时期能达到参与军事决断的高峰，都绝非脱离历史的偶发事件。

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在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为创建常备军奠定了基础。军队如同一个大夹子，把通过占领、收买或继承的各片领土——库尔马克、东普鲁士，以及马尔克和拉文斯贝格等西德意志领土，杂乱地夹在一起，混成一个王朝。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普鲁士民族，倒是有一支普鲁士军队和一个普鲁士国家。

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总参谋部在精神上给人们以强烈印象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易北河东岸的容克阶级，以及整整两个世纪把持大部军官职位的普鲁士乡村贵族、官僚贵族和军事贵族，那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一部分贵族家庭的历史与总参谋部的历史密不可分。这些容克阶级在精神和构成上，完全不同于那些依靠息金生活的莱茵-施瓦本-法兰克的富庶贵族。这些在经济上弱小的普鲁士乡村贵族，被迫挤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的土地上，其子弟大都投身于军队或政府机构。根据当时的军官花名册可以断定，像布洛克、克莱斯特、戈尔茨、马尔维茨、曼陀菲尔、施维林或舒伦堡等家族，都是向军队输送大量将军的家族。从血统上看，除一部分老斯拉夫血统的家族，以及迁徙来的法兰西-胡格诺教家族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波兰小贵族家族也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波兰人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由于波兰-立陶宛联合帝国的

衰败而被德意志同化的。他们在一代一代的繁衍过程中，出身平民或农民家庭的子弟通过参军立功被封为贵族，从而形成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他们大多都与普鲁士乡村贵族有联姻关系。

但另一方面，普鲁士军队的伟大改革家却没有一个出身于普鲁士乡村贵族家庭，这种现象似乎并不罕见。被称为18世纪普鲁士总参谋部理论鼻祖的克里斯蒂安·冯·马森巴赫，出身于符腾贝格·施瓦本的男爵家庭。沙恩霍斯特是汉诺威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是在普鲁士被封为贵族的。格奈泽瑙出身于图林根的平民家庭。博因的祖先是移居东普鲁士的尼德兰人。克劳塞维茨也出身于平民家庭（他的家庭所享有的贵族封号是后来才被承认的）。

自1640年大选帝侯执政，一些后来被称为总参谋部勤务的工作已经开始出现。当然，当时的人们对于总参谋部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认识，而且当时也并不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组织。大选侯凭借他个人的才能，集军队统帅和国家首脑于一身。军队指挥和军队管理均由最高统帅一人独揽。“最高统帅”这一称谓对霍亨索伦王朝来说具有典型的意义，直到1918年的最后几个星期才被废止。

大选侯创建了一个作为平时和战时军队最高的中心机构，即所谓的“元帅局”。该局由一名“军令元帅”领导，配备两至三名“侍官长”作其助手。军队管理机构即“最高军事委员会”起初也隶属于军令元帅。

大概是仿效当时在北欧和中欧备受推崇的瑞典军队；最高统率机构逐步由“军需总监部”所代替。这个机构的任务与后来总参谋部所担负的任务，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类比的。它主要负责管理工程兵勤务，选择和监视行军道路，选择宿营地以

及构筑阵地，总之是一些技术性的辅助勤务。后来又增加了一项特别重要的勤务，即军事交通勤务，军队全部运输交通事宜均由一名“车辆总监”负责管理。

据 1675 年的档案资料记载，首任勃兰登堡军需总监是工程师格哈德·冯·贝利库姆（或贝尔库姆）中校，在他手下还配有几名军需少尉。然而，军需总监部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编制单位。当时的所谓“总参谋部”同现在的总参谋部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它指的是那些直接为最高统帅服务，但并非固定编制在团队里的军官们的总称。

到了大选侯的继任者，普鲁士第一任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执政时期，“元帅局”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由行政管理机构取而代之。

弗里德里希一世之孙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 ~ 1740）作为一国君主，再次将国家首脑和军队统帅集于一身。在他身上，“最高统帅”原则得到了完全充分的体现。军官职位成了贵族的特权，军装成了统治阶层的国服，不久也成了社交生活中的最受青睐的服饰。容克阶层虽极力想阻挠军官团^①的封建化，但阻挡不了历史的发展，军官团的封建化进程终于完成了。容克在国王面前所作的人伍宣誓，作为一种精神因素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军官将自己视为君王的臣仆，君王是国家的化身。军队的道德基石是建筑在对个人人身忠诚概念之上的。正是这一点赋予普鲁士军官以及而后的德国军官以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直到 20 世纪。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为普鲁士完成了一部不成文的服从法规，但是服从也是有界限的，在上帝和荣誉面前，服从便退

^① 军官集团的简称。下同。——译注

居次要地位。普鲁士的容克阶层还不是一个由大地主组成的利益集团，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等级意识和荣誉感的领导阶层，他们对荣誉的敏感有时会使这种荣誉感达到荒诞的程度。伟大的历史学家利奥波特·冯·兰克曾对普鲁士容克阶层在选择荣誉还是服从时的内心矛盾做过中肯的描述。在发生工业革命和出现民众性军队后，一切等级制的束缚逐渐消亡，从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服从概念，这种服从基本不是由荣誉决定的，而是由依附关系来决定的。

大选侯的勃兰登堡军队拥有 3.1 万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将其扩充为 8 万人，同时实行划区征兵制，即为每一个团划定一个补充兵员的区域。这种征兵制是义务兵役制和雇佣兵制的混合物。当弗里德里希大王 1786 年去世时，军队已达 20 万。军队人数的这种增长，以及占领西里西亚和 1772 年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说明普鲁士已跻身于强国之林。

弗里德里希大王是一个具有非凡才干的统帅，他不需要总参谋部，他只需要军事助手。在他身上，“最高统帅”得到了最全面的施展和最充分的体现。国王的侍官长作为辅助的执行人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些侍官长中最有才能的也许要算汉斯·冯·温特费尔德将军，当他正当年时于 1757 年在七年战争中阵亡。1756 年他在执行国王下达的任务时，就曾在七年战争爆发前进行过拟订动员和进军计划的工作，这已属于典型的总参谋部勤务。

当时的军需总监部是一个介乎工程兵总监部和技术性侍官总署的中间机构，无权参与指挥的决断。在军需总监部工作的约有 25 名军官，但真正的军需总监部军官通常为 2~5 名。隶属于 18 世纪意义上的“总参谋部”前身的还有担负传令、信使和监视勤务的“野战猎兵队”和“旅少校”的办事机构。